

情寄中华 魂系海洋

——记海大两位杰出的青年知识分子王成海博士和叶立勋 讲师

犹如晴空突然炸响的惊雷，震颤着青岛海洋大学领导同志和广大师生的心，巨大的悲痛、无尽的哀思，笼罩了夜幕低垂的校园。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无情的降临到水产学院渔业资源教研室——36岁的讲师、优秀共产党员叶立勋，在带病潜水进行海洋资源调查是，不幸以身殉职；才华横溢的留日博士王成海，在营救叶立勋时，因体力不支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才29岁，走得太令人揪心了。。。。。。

不幸遇难

今年10月19日，一股强冷空气席卷威海刘公岛。为避开寒潮，继续工作，参加对威海岛屿调查小组转移到了镆铘岛。

镆铘岛位于胶东半岛的东南角，一尊刻着“中国领海基准点”的方石就镶在岛子的尽头，眼前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苍茫黄海，站在那尊方石旁放眼远眺，在约600多米处的海面上并排着三块礁石，当地渔民称它们为大老雕、二老雕、三老雕，因为这一带海况复杂，水下暗流莫测，时有渔民在这儿遇难。

10月22日叶立勋、王成海他们对镆铘岛浅海资源的调查，就是在三老雕内侧的深水处进行的。调查小组在这一带礁石区共设立了八个断面40个潜水调查站，已完成了4个断面20个站的调查任务。

上午11时许，王海成从加一断面海面连续下潜5站，完成了在加一断面采集底栖生物的样品任务后，作业船移到M1断面。

“老叶，你就别下来了。”王成海看到叶立勋往身上穿潜水衣，急忙阻止。昨天晚上调查小组开会布置今天工作时，因叶立勋身患感冒，肩背还有扭伤，决定不让他潜水，但此刻因另一位老师潜水后头晕、呕吐，无法继续下潜，于是，叶立勋临时改变了主意。

“不行，还有3个断面，你自己干受不了。”叶立勋说完背上12公斤重的气瓶，随王成海一起潜到水下。

叶立勋以往潜水的时间都在三五分钟之内。这次，六七分钟已经过去了，怎么还没上来？

“王老师，你下去看看叶老师怎么了？”船上的人着急起来。对下潜返回海面的王成海来说，由于对这一带的复杂海况不熟悉，大家格外小心，不时的互相关照着。

王成海一个猛子扎到水深约4米的海底，不一会儿露出水面，笑笑说：“老叶没事。”

话音刚落，叶立勋浮上水面，将装着样品的网袋递到船上。船上的人取出样品后，又把网袋递给叶立勋。叶立勋接着再次下潜，其时为12点零5分。四五分钟过去了，王成海又露出了水面，把采集的样品递到了船上，摘下面罩，吐出含在口中的呼吸器。爬上舷梯，准备上船休息。正在这时，船上有人发现叶立勋突然在十余米远处露出水面，边仰泳，边招手。并大声呼喊，不知什么原因头上没带面罩。由于距离远，风浪大，船上的人都未听清他喊的什么。

“快，快！”王成海心急如焚，马上催促船上的人递给他面罩，匆忙戴上，纵身跳入大海，奋力游去抢救。蓦地，他意识到呼吸器未含在口中，立即又跃出水面，推起面罩，用力甩动左肩，试图将背后的呼吸器甩到胸前，但因风浪大，

未能成功。

此刻，王成海以被海浪冲出了五六米远，船上的人预感到危险已降临到他的头上，慌乱中任一平老师匆忙扔出取样框，王成海没有抓住。他实在太累了，前天因为身体不适呕吐，打了一针，体力尚未恢复，今天一上午又潜水 9 次，早晨只吃了两块面包，喝了一袋豆奶，热量已消耗殆尽，加上腰部捆着 11 公斤的气瓶，纵然他在大学就读时创造过学校一、二、百米蛙泳比赛纪录，并在日本练就了一身上好的潜水本领，这时也深感力不从心了。舍己救人的王海成拼命挣扎了几下，转瞬即逝，蓦地被大海淹没了，再也未能浮上来。

与此同时，叶立勋腰部绑着的 10 公斤铅块及背上的 12 公斤气瓶，将他的病体也折磨得精疲力竭，在风浪中迅速下沉。船上的人抓住缆绳急忙起锚，惊慌中接连发动了三次，才把机器发动起来，将船驶近叶立勋。船上的人手持船篙，可惜竹篙短了一节，就在这一瞬间，叶立勋也沉到水下。

船上的人更急了，尽管采取各种方法搜索抢救，但终无结果。潜水工作本应雇潜水员下水的，但治学态度严谨的王成海、叶力勋为取得第一手资料，坚持亲自下潜采样，一般人下潜时，腰部只捆 4 公斤铅块，并且捆绑的带子系的是“活扣”，王成海、叶力勋为了延长在水下停留的时间，宁肯多加些铅块，而且为避免铅块脱落，以节省科研经费，干脆把带子系成“死扣”，真难为他们了，眼下发生的意外，竟铸成了无法挽回的遗憾。

英年早逝的王成海，不愧为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人们引以骄傲的楷模。

他的生命虽然是短暂的，然而他那辉煌灿烂的业绩却为人们留下了一大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担任班长，进入大学担任团支书并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的王成海，在大学三年级时就初露锋芒，他写的关于树理模式研究的论文，受到我国水产界泰斗费鸿年老先生的赏识，并鼓励他成为一名研究海洋资源的出色科学家。从此，王成海暗自立下终生为之奋斗的宏愿。

1982年9月，王成海如愿以偿，考取了国家教委委托青岛海洋大学代培的出国研究生。在大连外语学院接受了为期半年的外语强化训练后，于1983年10月赴日本函馆北海道大学水产学部攻读水产养殖学。

他还清楚地记得，在浙江水产学院就读时，当听了考察日本归来的余显伟老师的报告后，自己矢志不渝的决心：我们虽然比人家水产业落后了二三十年，但发奋图强，迎头赶上，是我们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他更不会忘记，在浙江水产学院举行的《人生的探讨》演讲会上，自己慷慨激昂的陈词：“我赞成‘人生能有几次搏’的气魄，但我更认为，人生何时不在搏！人生就要拼命地奋斗，不断地追求，永远地开拓。”初到日本，他发现一些中国留学生因远离祖国，对日本社会和生活不习惯，怀有一种冷漠感，于是挤到一处住。自然也有人认为，这样生活上可以节俭一些。王成海却不以为然，他说：“出国主要是为了学习，不应把钱看得太重，重要的在于学习知识和本领。一人独住，生活肯定不方便，但可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与将来大有裨益。”白天，他整天呆在教研室用功，找老师请教，与同学研究，晚上回到宿舍仍

夜以继日地学习，很快掌握了他所读专业的现状和发展动向。但他听老师说，研究生考试必须掌握两门外语，而在日本日语不能算外语时，他在继续苦练英语的基础上，又果断地选择了俄语。他考虑，苏联海岸线长，海洋科学发达，学习

俄语大有实用价值。攻读俄语仅 4 个月，便在研究生院的入学考试中出人意料地获得最高分；另外两门课的成绩也居第一，连日本老师也大惑不解：“怎么我们自己的学生竟考不过中国学生。”

为尽快掌握日语，王成海从生活用语学起，不论到超级市场买东西，还是乘坐公共汽车，走到哪里，学到哪里，见到什么问什么。一次，在公共汽车上，他看到付款口上面写着一个日本单词，自己不认识，便走过去问司机是什么意思及其读法，然后在嘴里不停地重复着，以致引起车上不少乘客的好奇观望。他拥有自己的天地，自己的时间，自己的方式和非凡的才能，日积月累，无论是英语，日语，俄语，还是他自己的专业知识，都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函馆是北海道第二大城市，渔业相当发达，我国各种代表团频频来往这里，王成海总是利用这种机会，随时了解国内的科研动向，有的放矢的学习，并千方百计为代表团收集国内所需的资料。1984 年 12 月，黄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李豹德随中国人工鱼礁考察组到日本列岛沿海考察，并拜访了王成海的导师佐腾修教授。但王成海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前往看望了考察组的同志，并进行深入的交谈，同时答应为他们收集有关人工鱼礁建设的资料。第二天一早考察组就要回国了，可到晚上 9 点半多钟仍不见王成海送来资料，李豹德心里暗自嘀咕：这个年轻人说好要来的，这么晚了怎还不见人，莫非不讲信用？”已经 10 点钟了，王成海气喘吁吁地跑了来，兴奋地将他复印的第三届国际人工鱼礁会议资料及他在紧张学习生活中阅读摘录的有关日本鱼礁建设和笔记，一起无私的交给了李豹德。“我很高兴，祖国也开始了人工鱼礁建设，希望这些资料能起一些参考作用。”王成海坦城的说，因复印的资料多，我紧赶了一场，总算赶上了！”在异国他乡

遇上了这么热情纯朴的青年，李豹德由衷地感激他。

通过在日本的学习和与来往的国内代表团的交流，王成海献身祖国海洋事业的志向更加坚定。1985年6月2日，他在写给未婚妻，正在北师大攻读硕士学位的王琴妹的信中袒露了他的博大胸怀和对事业的执著追求，信中说：“……这几天整理卡片，翻阅资料，从中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并逐渐形成自己将来的打算。也许是幻想吧，我想年轻人应该富有幻想。我打算5年后学成之后，回国建立一个富有我国特色，吸取日本及其他国家长处的人工鱼礁综合研究机构，开发和更好地利用我国的海洋资源。这要涉及海洋工程，海洋生物、生态领域的知识，我还要学会潜水，摄影等一些具体技术。为了在海底观察生物的生长情况，探明鱼类的行动规律，这些都是必要的。看来我的名字已决定我的命运，一生永远与大海打交道。海洋是一个富有浪漫色彩的世界，作为一个开发海洋的人，该是极为荣幸的。从现在起，我已决定致力于这个方面的研究，献身于海洋，尽管道路是曲折艰难的，但我永远会走下去，直到自己的灵魂飘到另外一个世界，到自己生命的最后归宿！”

1986年，王成海获得硕士学位后，又考取了北海道大学博士研究生。6月，回国探亲，他和未婚妻早就约定，等这一年两人都获得硕士学位后再结婚，一起到香山看红叶。

阔别祖国3年，仅一个多月的探亲时间实在是太宝贵了。然而，王成海又拿出半个月的时间奉献给他所挚爱的事业。回国前，他就把在日本学到的新知识和国际学术研究的新动向，写成一篇有关人工鱼礁建设的讲稿。他乘飞机回到北京后，便匆匆赶往青岛海洋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并拜访了在日本结识的青岛黄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李德豹，详细询问了国内人工鱼礁建设和研究情况，以便返回

日本后进一步收集资料，深入研究。他告诉李德豹，这次把度“蜜月”和回浙江淳安家乡看望双亲放到了第二步，免得耽搁时间，空负此行。

踏进家门，嘴，人未到，南海水产研究所闻讯邀请他前去讲学的电报已经发来3封，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广州。待他回到北京和爱人王琴妹结为百年之好时，探亲时间已经过了一半。在香山，他和爱人了却了共同的愿望。

王成海热爱海洋事业，更热爱祖国。他在出国前专程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拍摄的两张彩照，随时带在身边，作为炎黄子孙的热血青年，他处处为祖国争气。他刚到日本不久，在一次留学生国际交流会上，一些台湾留学生在台上打出台湾的所谓国旗，唱起了台湾所谓的“国歌”，王成海立即找到大会主持人，义正词严地指出：“中国只有一个。我们作为中国留学生代表，对这样的国际公开场合，公然出现两个中国的现象十分遗憾！”

他那严肃的态度打动了主持人，主持人走上台向大家作出了声明，并提出今后在这种国际亲睦大会上，不希望再出现这种伤人感情的事。

会后，主持人走到中国留学生当中，对此事情的发生表示了歉意，同时对王成海的果敢和中国留学生的强烈爱国热情表示钦佩和赞赏。

此后，王成海经常与台湾的学生交谈大陆的发展变化，逐渐改变了台湾同学的错误看法。他说：“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龙的传人，要友好相处。”他也是这么做的，帮他们学习日语、攻学业。有两个台湾学者的论文都是王成海帮助提供的资料，并亲自进行修改的。台湾留学生对王成海非常钦佩和感激。一次，学校举行篮球比赛，他把大陆、台湾、香港的留学生组织在一起，代表队取名为“龙队”，经过大家齐心协力的角逐，还取得了亚军。

他在日本积极参加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介绍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介绍祖

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他还在日本《读卖新闻》《北海道新闻》《留学生通讯》等报刊上多次发表文章；经常到“北海道日中青少年交流协会”、“北海道国际交流中心”、“函馆中日文化交流协会”参加活动，并作为中国留学生代表发言。他应函管6所小学教师邀请所做的报告《我的祖国》，受到热烈欢迎。1985年他在日本文部大臣奖友爱杯日语演讲比赛中，荣获第四名，成为闻名遐迩的新闻人物。

“宁肯委屈自己，也要维护我们中国人的尊严。”1987年7月王琴妹赴日探亲。他与王成海商量，为了接触一些日本人，以便学习日语，还可以补贴一下生活，是不是到餐馆作点事。王成海摇摇头，认真的说：“这不行你是大学讲师，做餐馆工作有失中国人的尊严。”他还和妻子商定，他自己也不出去工作，因为国家提供他费用是为了资助他学习，若出去工作，势必影响学习。王成海和妻子是高中时的同学，情感笃深，几经商量妻子决定及早回国。在机场上，当看着怀着4个月的身孕的妻子登上飞机时，王成海这铁铮铮的男子汉流着眼泪大声喊着妻子的名字，直到飞机消失在夜空中。

1989年3月，风华正茂的王成海在日本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获得水产学博士学位。当时国内正处在动乱前夕，国外敌对势力掀起诋毁中国社会主义的逆流，国家面临着许多困难。然而报国心切的王成海却谢绝了美国夏威夷大学高薪聘请和导师佐藤修的挽留，放弃了国外的优厚待遇和舒适环境，义无反顾的毅然于4月回到祖国。

此刻，王成海完全有机会选择工作单位，如到上海，可以照顾同济大学的妻子；到广州工作，便于经常回家乡浙江探望双亲。然而，他还是选择留在海洋科学城青岛，因为老教授多、学术气氛浓，沿海又是研究海洋渔业资源的理想场所。

他坚信在海洋大学可以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才华。而他对个人的事考虑的极少。他的妻子是在他牺牲前 9 个月才调到海洋大学任教的。

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渔业资源系的师资力量早就显得捉襟见肘，王成海的到来，无疑解决了燃眉之急。他当即接下了本科生的“增殖资源学”、“渔业资源调查技术”课和研究生的“增殖资源原理”的沉重教学任务，同时还指导两名研究生的论文写作。

他中等个头，身材消瘦，一头不加修饰的短发，透出他的自然随和。一开始上课，他就给同学讲海的辽阔、海的深沉、海的魅力、海的利用，那渊博的知识谦和的礼节，那娓娓的谈话，使同学们立即看到了他内心的活的海、知识的海、欢乐的海，同学们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位富有大海气度和风范的老师，并私下议论：这位新来的老师将来有可能成为咱们学校的学术权威。

王成海热情朴实，待人诚恳，肯吃苦耐劳，又乐于助人。他舍生忘死搭救叶立勋的崇高品质，是他思想发展的必然。学校每每有外宾来访，他总是随叫随到，担当翻译；学校“东方红海洋调查船螺旋桨被鱼网缠住，他有求必应，潜到水下，割掉鱼网，分文不取；他见多识广，资料齐全，无论那位同仁在业务上遇到难题，他都慷慨相助；不管那位导师的研究生作论文，凡请教他，他都亲手修改。1990 年春，陈大刚副教授因脱不开身，王成海受命赴海南进行狮鱼资源调查，3 个月海南之行，他被晒的干干瘦瘦，掉了近 5 公斤肉与那身穿笔挺西装，脸带十足傲气的洋博士相比，从他身上嗅不出半点“洋博士”味来。

事业是王成海生活的核心，一旦离开了事业，生命也就失去了价值。在办公室和实验室里，他刻苦读书，反复实验，不断攻坚……仿佛有永远也作不完的工作。但是，家里的事情，他几乎无暇顾及。妻子调来青岛后，王成海就答应她，

休假时带孩子一起去鲁迅公园，水族馆，八大关去玩，可是最终也未兑现。他们结婚时琴妹因未能穿上婚纱，礼服拍结婚照总感到遗憾，成海几次向妻子许诺，待他有空时补上，直到这次来威海进行海岛调查出发前，他在吻别妻子时还说：“这次回来一定带你去补照，实现我们的宿愿。”可万万没想到，成海一去不还，这次分别竟成了最后的诀别，补拍结婚照也成为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王成海把自己无私的奉献给了大海，大海也赋予了他灵感与智慧。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发表的 4 篇有关人工鱼礁建设的论文，构成了人工鱼礁理论基础的研究体系，对近海水域设计和人工鱼礁投放具有重要意义，其研究价值处于当前国际人工鱼礁基础研究的前沿。他的硕士论文《人工鱼礁简化模型的流体力学特性》被收入《第四届国际人工鱼礁会议论文集》；他的博士论文《人工鱼礁涡流影响范围的基础研究》，曾在日本水产学会上进行了演讲。回国后，王成海又发表了 4 篇论文。1990 年他赴海南参加海水鱼虾苗培训实验研究期间，历尽艰辛，收集到杜氏狮鱼的第一手资料，据此撰写的论文《海南杜氏狮鱼资源及其开发利用》在我国尚属首次，为海南增养殖这种经济价值很高的鱼提供了科学依据。

王成海回国后，不少美国和加拿大的海洋水产学者，专家来函索要他发表的文章。今年东京水产大学教授大森信博士在海洋大学进行交流时，也希望王成海提出建议和计划，双方进行合作。今年 10 月 18 日在德国艾弗雷德海洋研究所学习的哥伦比亚生物学家格维斯以为王成海还在日本，从万里之遥慕名写信给他，表示对他的人工鱼礁理论研究很感兴趣，并想得到他的指点，到他所在的实验室深造。

91 年夏末，渔业资源专业即将毕业的硕士生王原声，因做毕业论文需要一批真鲷受精卵，难以如愿。王成海专程来到黄海研究所小麦岛实验场，拜晤了中

日合作增殖真鲷项目日方专家松本先生。曾就读于东京水产大学的硕士松本先生，对真鲷苗种化生产颇有见地，两人一见如故，侃侃而谈，交谈中松本对王成海的才华和非凡的日语水平非常钦佩，并认为在日本也是少见的人才。王成海代学生求援的真鲷受精卵自然不成问题。

王成海牺牲一个多月后，海洋大学举行了一次硕士论文答辩会，他带的硕士生曾晓起的毕业论文，受到专家们的高度评价。这篇论文从实验设计，标样采集，暂养，实验技术，直至论文撰写都倾注了王成海大量的心血。

王成海不仅拥有超前的科研思维，还随时把握我国的国情。早在日本留学时，他就天天读《人民日报》，诸如《赵东宛在全国科技体制改革座谈会上指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宋平关于198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报告摘编》等，他都剪报保存起来，甚至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项具体任务和主要指标如“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大力促进农村商品生产”等还用钢笔划上红杠，心中有个大目标的王成海，已经将自己的事业和祖国的前途紧紧联系。他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博士生毕业纪念》上写到：“我相信随着改革的深化，中国将会列入世界强林之中，回国之后，希望能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之中，与同学们一起开发，利用我国的海洋生物资源。”他的博士论文所提供的《人工鱼礁涡流影响范围的基础研究》是一项改造海洋生态环境，增殖渔业资源的重大战略措施，像这样巨额投资的科研项目，国内限于财力，物力，一筹莫展，只有从投资少，见效快，经济效益高的海珍品增殖研究入手，积累了资金，才有可能像日，美等发达国家那样进行大规模的人工鱼礁的研究与建设。为此，王成海在国外就开始大量收集海胆，扇贝，鸟蛤等增殖效果好，经济效益高的海珍品技术资料。回国后，他马上就着手开始了海胆和鸟蛤的研究。

“我的事业在祖国”。当年王成海在日本通过硕士答辩，在接受《北海道新闻》记者采访时，曾响亮地回答过。现在他正满怀信心地在用其所学，报效祖国。经过几番努力，已先后申请下“青岛海岛资源综合调查”，“山东海岛资源综合调查”，“鸟蛤人工繁殖的研究”3个科研课题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海胆觅食行为及其环境生态的研究”，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海胆行为及其环境生态的研究”2项科研基金。91年6月，他到北京顺利通过了“国家青年基金”的申请答辩后，兴奋地写信告诉双亲，请父母分享儿子三十而立的喜悦。从北京回来那天晚上，他不无感慨地告诉妻子：“回国两年半，在奋力跋涉中，我已走过三个阶段——刚回国，既缺科研设备，又缺实验室，条件简陋，再加上国家有困难，只好放弃自己的强项，因而不搞人工鱼礁，而转到实用性研究上来，缺少基础，心里很着急；第二阶段——情况日渐熟悉，局面开始打开，课题申请也已有眉目；第三阶段——国家青年基金被批准，从此可以大步前进，干一番事业了。”然而，这位年轻的学者还每来得及实现自己的宏愿，就匆匆的走了，遗体至今还没有找到。

妻子王琴妹爱不释手地展开成海1985年6月2日寄给她的信，喃喃的重复着：“成海现在还没回来，他过去好象预料到了似的，把自己献给了海洋；一生永远与大海打交道，直至自己的灵魂飘到另一个世界，到自己生命的最后归宿-----”接着是令人心碎的低沉的啜泣。他不该走，今年才29岁。

悼叶立勋

叶立勋虽然与王成海的经历不同，但他们报效祖国的愿望都是那么强烈，献身海洋的追求都是那么执着。理想情操都是那么崇高，精神世界也都是那么富有-----

还是王成海在日本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叶立勋于 1988 年 4 月被海大派往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进修渔业资源的“次级生产力”这一冷门专业，那时他刚刚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这位上小学五年级时出席过市南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读初二时加入共青团，下乡插队时被评为“先进知识青年”，之后又在工厂经受过锻炼的有志青年，入大学后荣膺“模范共青团员”称号。如今他的思想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处处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并立志发奋学习，学成归来，回报祖国。

叶立勋在国外学习十分刻苦，他善于动脑，联系国情，不盲目照抄。除学习理论技术方面的知识，他还特别重视到当地渔业、水产部门实地考察，全面了解发达国家的科技应用及生产管理。在出国留学人员中也有少数人不安心学习，认为出国一次不容易，学习好坏不要紧，打工挣钱更实惠。叶立勋总是说：“我们中国人要有自己的骨气，虽然目前我们的生活还不如发达国家，但决不能丧失国格、人格。”碰到个别蔑视大陆留学人员的海外华人，叶立勋总是愤慨地回敬道：“你别忘了自己的先辈是怎样漂洋过海当苦力的，现在你虽然有钱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没有祖国的强大，能有你们今天的地位？我们虽然经济上不富有，但我们是经过考核选拔出来的堂堂的中国访问者！”

叶立勋所在的学校附近有一个农业研究所，假期聘他做些培养微生物的工作，因研究所看中他的技能，试图让他长期服务，年薪在万元澳元以上，接受这项工作对他来说轻而易举，但被他果断地回绝了。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我是拿国家的钱来学习的，无论如何不能干这种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

1988 年 10 月 1 日，是叶立勋出国后的第一个国庆节，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组织了一次联欢会，并邀请了一些澳大利亚朋友参加，叶立勋非常兴奋，建议

大家一起高唱国歌来庆祝祖国的生日，立即得到大家的赞同，雄壮嘹亮的歌声把联欢会的气氛推向高潮，表达了海外学子的一片真情。此情此景感动了在场的外国友人，会后，澳大利亚朋友纷纷祝贺他们举办了一次成功的国庆活动。

1988年11月初，我国南极考察队乘“极地”号途经霍巴特港，叶立勋为我国拥有足够的科学技术能力远征考察南极而无比自豪。为热烈欢迎祖国亲人的到来，叶立勋欣然命笔，写下了“欢迎南极考察队”几个遒劲的大字，并连夜剪贴，制成横幅标语，第二天一早，与中国留学人员一起兴冲冲地抬着横幅赶到码头欢迎。“极地”号停泊在霍巴特港补充给养的那几天，为增进中澳友谊，叶立勋一直热心帮助考察队的同志做翻译工作，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那几天叶立勋正在一家饭馆打工做二厨，每晚工钱80澳元，他要到“极地”去为亲人服务，老板却不准假，并以辞退相要挟，叶立勋干脆辞掉这份工作，尽管工钱相当可观。他说，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能把它看得太重了。否则就充满铜臭味，失去良心。在国外，尽管物质生活丰厚，但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在国内，尽管物质生活不如国外，但觉得自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学教师，外国再好，那是人家的，我们应以自己出色的工作，把祖国建设得富强起来。

叶立勋不是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的负责人，但无论联谊会有什么活动他都积极参加，联谊会组织什么活动常常征求他的意见。实际上他已成为联谊会活动核心人物之一在他的参与下，联谊会办成了“留学人员之家”，其成员成为了“民间大使”，并受到我领事馆的赞扬。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等地发生动乱时，身在异国他乡的叶立勋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在他的耐心说服下，许多中国留学生拒绝上街游行，他们坚定地表示

示，决不做有损国家的事情。“六四”前后，校方一反常态地作出规定，对向国内打长途电话的中国留学生，只要本人到学校申请一张卡，就可免费。叶立勋坚决拒绝了这些施舍，每次打电话都坚持自己付钱。北京平暴后，一些人在澳搞什么“特殊困难补助金”，企图以此来影响中国留学生的思想。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叶立勋和同志们一起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不但自己不申请，还规劝其他人也不申请，显示了共产党员不为金钱所动的崇高品格。

当叶立勋的进修学习即将结束时，澳大利亚作出反应，同意延长中国留学生归国签证期限，并给予优惠待遇。当时，他的导师看了他的论文后表示惊讶：从课题设计到实验结果，直到论文完成，连同论文的逻辑结构及高水平的英文表达能力，都使导师非常满意，然而，叶立勋却谢绝了导师的挽留，决心按期回国。

1989年6月19日澳中航班恢复了通航，21日他就定了回国机票。

在海洋大学报的编辑部门里工作的他的爱人于卫，前往北京机场迎接，偌大一架波音737客机竟然只有30名乘客。

很多人不解的问：“很多人往国外跑还来不及呢，你怎么回来了？”

他笑了笑，语气却十分坚定：“若此时自己不回国，无论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总会被人误解的，这样岂不有损国家和党的形象。”

在他所有的行李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那箱子资料了，为尽早将澳大利亚的海洋生物知识介绍给国内同行和学生，他还天里迢迢，费尽周折，耐心的向海关申请理由，带回8盘教学用的海洋生物录象带。

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出国，叶立勋是好样的，在国内，也依然方出耀眼的光华。

1986年5月，海大水产学院新开设了渔业资源专业，此时，叶立勋刚从学

校科研处调至水产学院任教，领导征求他对开设“浮游生物与底栖生物学”的意见，这是一门 108 学时的大课，也可以说是两门课，并且距开课年月仅有一年时间，这对一名缺少教学经验的本科生来说，确有困难，他毅然接过了这门既无教材又缺乏设备、标本和挂图的新课，并潜心研究资料、阅读专著，利用一个暑假和一个寒假，编出一本 30 多万字的讲义，绘制出了一套浮游生物与底栖生物图谱，还亲自划着小舢板出海采集标本，如期开课，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1989 年 6 月，叶立勋刚从国外归来，渔业资源系有一位老师也要出国进修，专业英语课无人承担，他二话没说，便承担起捕捞和渔业资源两个专业的专业英语课。

今年他又给研究生开了一门 72 课时的新课“海洋生态学”，教材也需由他自己编写，他的办公桌上总放着厚厚一叠外语资料。一有空就翻译几段，一直花了 3 个月时间，还搭上一个暑假，才编完这门教材。

作为讲师，按照规定叶立勋可以不做班，可他几乎天天都在学校里忙，除为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课外，还要指导本科生和硕士生写毕业论文。为完成科研课题，从调查、实验到放留，他什么都做。88 级海渔专业的研究生 蓝海云做的硕士论文《不同饲料添加剂对论虫的影响》，要进行大量实验，为了获得准确的实验结果，野老师每次都陪她一起去，有一次实验，从中午一直做到晚上 8 点。他家住辛家庄，离学校很远，因经常被工作拖住，赶不上学校的班车，只好乘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回家。他生命的乐章仿佛永远是高亢的、紧张的。他是教研室副主任，还担任过党支部组织委员、工会委员，人们都说他有一种极强的凝聚力，能将教研室的同志团结成一个战斗集体，在这样的集体里，哪怕工作再累，每个人都感到心情舒畅。每当师生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时，他都会闯进你的工作、学习

或生活，帮你排忧解难，大家都亲切地称他“常委”。去年，他当之无愧地被评为学校优秀党员和优秀教师。

他年亲、英俊、有才学，讲课幽默风趣、上课十分严肃，下课却和同学谈笑风声，成为许多同学崇拜的偶像。他从澳大利亚带回来的那些海洋生物录象带，拿到班上放象时，同学们边看，他边翻译，那些学术性极强的知识，经他翻译得通俗易懂。

急待解决的实际问题，一经先进科学知识的指导，即会产生社会与经济变革的巨大能量。叶立勋从国外进修归来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对指导渔业资源的开发作出了突出成绩，近两年来，他发表了4篇论文，其中《应用稳定性同位素分析底栖有机物对鳟鱼养殖的影响》，最近发表在美国《海洋生物实验生态学》杂志上，学术成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去年9月他接受大连碧龙还珍品有限公司的关于“网箱研制鲍鱼底质的调查及解决污染的办法”的研究课题后，努力把在国外学到的环境质量评价的生物学方法，应用到增养殖领域之中，他已先后5次到大连尽心解决污染办法的实验采样，可以说胜利在望了，最近大连方面又来信请他去做最后一次采样，以便得出调查结果，可万万也没想到他高亢，紧张的生命乐章已经画上了休止符。

心中丰碑

噩耗传来，人们无不感到万分痛惜。荣成市水产局和镆鄒乡领导亲临现场，紧急指挥潜水船和渔政船搜寻、打捞，青岛海洋大学立即成立了一党委副书记王滋然为组长、副校长王化桐和水产学院院长高清廉为副组长的紧急领导小组，星夜赶到镆鄒岛，一起研究抢救方案。北海舰队调遣了18名防潜救生大队干部战士，北航派出一架直升飞机，海洋大学出动了“东方红”海洋调查船和“天使”

号交通艇，连同声纳探测加紧搜寻，直至 10 月 29 日才发现叶立勋的遗体。

出事后，市委副书记刘镇，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心田，副市长程友新代表市长俞正声前往海大对于成海、叶立勋不幸遇难表示沉痛惋惜，对他们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副省长宋法棠委托省科委领导赶赴出事地点对参加抢救的各方人员和王成海、叶立勋的家属进行慰问。省政府办公厅发出“特急”文件。要求有关部门和沿海各地加紧寻找遇难者的尸体。

因为王海成，叶立勋遇难的消息传到镇鄒岛做过调查，许多镇鄒岛人都很敬重他们，听说两人遇难都唏嘘感叹，为只怜惜：“人家都是读过大书的人，也来咱这里下海吃苦，就这么走了，真叫人心里难受。”有的说着襟然泪下。

王海成、叶立勋遇难的消息传到海大水产学院渔业资源教研室时，和他们工作在一起的老师们沉浸在一片悲恸之中，教研室主任陈大刚教授哭得象个泪人似的。他目光呆滞地看只大家，仿佛是对周围的同志，也仿佛是自言自语地哽咽着说：“两位年轻人可以说是工作狂，科研狂……他们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的顶梁柱！他们这么年轻就走了，撇下妻子、孩子、老人，我有愧呵……”他跌跌撞撞地走进王海成叶立勋家，想王海成的妻子王琴妹和叶立勋的妻子于卫声泪俱下地说：“我对不起你们，是我给他们压担子压垮了，他们的负荷实在太重了。如果能替的话，为什么不让我去替他们死，我不要很久就退休了，可他们正年轻有为，才华横溢……”老教授的心在颤抖，他在也受不住这沉重的打击，当即在王成海家晕倒过去。

学校分管教学的副校长秦启仁眼泪汪汪地告诉记者：“王海成叶力勋都是‘六四’前后第一批回国的公派留学生，他们又红又专，是年轻教师中的佼佼者，是学校的未来，学科的未来。他们的牺牲是学校的重大损失。眼下迫在眉睫的是，

学生等着上课，却找不出人来接替，我们到处求援，方才请来黄海水产研究所的专家临时代课。”

王海成、叶立勋生前都为 88 级渔业资源专业讲过课。他们的牺牲，重创着同学们的心，同学们化悲痛为力量，为改变本专业后继乏人的状况，原来只有 3 名同学报考研究生，现在猛增到 6 位。大家是在以实际行动来继承老师未竟的事业，以此来表达对老师深切的怀念，倘若两位老师在天有灵，也会含笑九泉，安然瞑目。

10 月 28 日，全国海岛调查会议在烟台召开会议。会前，全国海岛调查技术顾问、山东省科学院名誉院长尤芳湖听到两位讲师遇难的消息，专程赶到海大表示慰问。校长施正铨流着眼泪向他汇报了王海成、叶力勋遇难的情景。尤芳湖心情极其沉重地，这是海大的一个很大损失，也是海岛调查的一个很大损失，不过，也是你们海大的光荣！他长叹一声，痛心地说。

这次烟台会议早就拟好的报告中，共表扬了山东的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王成海。

王成海遇难的消息在日本也引起不小的震动。最近几天，北海道日中青年交流协会，涵馆日中友好协会，北海道大学水产学部名誉教授、王成海的导师佐藤修和水产学部全体中国留学生，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教育领事（原北海道中国驻札幌领事馆领事）梁宝杰等，分别给海洋大学发来唁函，表示沉痛哀悼。王成海的导师佐藤修在“追悼文”中说：“原来想通过水产教育的研究，架设起两校日中友好的桥梁，王成海突然走了，我们感到非常悲痛。”北海道日中青年交流协会会长在“哀悼文”中说：“我们对投身大海、舍己救人的王成海勇气，非常赞赏，他的业绩可以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页，也是我们日本人学习的典范。”

1982年9月25日曾经在浙江水产学院校报上崭露的王成海写过整版篇幅报告文学的同班同学樊克力，寄来当年那篇报告文学《大海在轻轻的呼唤》，作为对亡友成海的怀念，连同他撕心裂肺的悲怆，叶立勋在澳大利亚的同学叶冀明等也来悼念叶立勋的文章。

是的，他们挚爱大海，爱的如此热烈，如此专注，如此深沉……他们匆匆地走了，带着对理想的憧憬，对成功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留下了对祖国的真情，对师生的激励，对智慧的启迪，在人们心中树起了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